



# 汤妮提出和汤莉交换身份

新鲜小说



程玮著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友情推荐

女孩汤莉是爸爸的掌上明珠，但是自从爸爸和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司马栖好上以后，汤莉感觉到爸爸离自己越来越远了。假期到来，爸爸和女友到青岛去旅行，汤莉一个人窝在家里。就在这段时间，一个叫汤妮的女孩找到了汤莉，并自称是她的双胞胎妹妹。汤莉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惑。

[上期回顾]

汤妮向汤莉讲起了爸爸妈妈离婚的事情，汤莉听得流泪了，她没想到这么多年来，爸爸一直在欺骗她。汤妮自拍了一个和汤莉肩并肩的照片，传给了妈妈，妈妈立刻打了电话过来。随后汤妮要爸爸的手机号码，但是汤莉却不肯给她。汤莉觉得自己从心底里讨厌爸爸。

## 汤莉代替汤妮去阳朔旅游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已经到了汤妮应该离开的时间。这几天汤妮一直跟着汤莉在南京转悠。

这天，吃过早饭，汤莉陪着汤妮去买晚上开往桂林的火车票。火车站前排队买票的队伍很长。除了跟着排队，她们想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。其实，只要汤莉给爸爸的电话打个电话，公司可以帮着订票。可是汤妮觉得这是她自己的事情，跟爸爸的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所以她们只能排队。她们挤在人群里，吃了两个冰淇淋，等了三个多小时。

“你为什么不坐飞机去呢？”排在汗气熏人的队伍里，汤莉很不明白地问汤妮。“我要省钱，我没钱了。”汤妮满不在乎地说。她把没钱说得那么理直气壮，让汤莉觉得很好笑，“我可以给你钱啊，我有钱！”汤莉一直不缺钱，从小到现在，爸爸从来没有在钱的上面卡过她。

“那是你的钱啊！”汤妮不以为然地说，“不是我的。”汤莉不知道跟她说什么。难道她不知道她是她姐姐吗？在购买卧铺还是硬卧的问题上，她们又发生争执。汤莉的意思是买软卧。她跟爸爸出去旅行不是飞机就是软卧，还从来没有坐过硬卧。而且最主要的是，买软卧的窗口队伍很短。可汤妮出于节约的原则，一心一意买一张硬席坐过去。汤莉再三向汤妮灌输女孩子出门要注意安全的道理，中国跟德国国情不一样，等等。

“你是说，硬座车厢里都坐着坏人？”汤妮想问清楚。到中国以后，总是有人跟她说中国和德国不一样。这也叫国情。汤妮

觉得她到现在还没有把国情这个东西搞清楚。

“可能会有，懂不懂？”汤莉觉得在这样的事上跟汤妮对话很困难。她有的时候成熟得超过汤莉，有的时候幼稚得像幼儿园的孩子。汤莉采取很简单的办法威胁她说：“晚上你一打瞌睡，钱包就给偷掉了，懂吧？”汤妮肯定觉得钱包被偷很不好玩，这才勉强买了硬卧票。

买完票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。她们走进一家日本料理。她们在清洁的乌木的桌子前坐下来，点了各种寿司，还点了一小瓶冰镇的清酒，慢慢地吃着。在离她们不远的地方，一对年轻的爸爸妈妈带着女儿在吃饭。那女孩子看上去有八九岁的样子，她坐在爸爸妈妈的中间。她咯咯地笑着，吃着吃着，一会儿把身子靠在妈妈身上，一会儿又把身子靠在爸爸身上。爸爸妈妈一边笑着抱怨她太调皮，一边把她紧紧搂在怀里。

汤莉的筷子不动了，她出神地看着一家三口。汤妮也停下筷子，跟着出神。她的心猛烈地抽搐了一下。这几天一直在她心里上上下下翻滚的那个念头，就像闪电划过天空一样明摆出来。汤妮突然拿出火车票放到桌上，猛地推到汤莉面前。汤莉抬头不解地看着她。

“我不走了，我这么远过来，我一定要见到爸爸才走。”汤妮一边说一边看着那幸福的一家子。“那我们吃晚饭去退票？”汤莉把那张辛辛苦苦奋斗来的票拿起来，心里又高兴又不安。爸爸明天回来，看到家里有两个女儿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？

“我们不退票。”汤妮沉着镇定。“不退票？”汤莉不明白。“我留在这里，我不是汤妮，我是汤莉，明白吗，我是你。”说到

底，还是德国爸爸的那句话，不能因为自己，就去影响别人的生活。汤妮就想见见汤建国，可不想把汤建国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。

“那，那我呢？”汤莉目瞪口呆。难道她就人间蒸发了？“我们、交、换！”汤妮一字一顿。“你去阳朔。你跟阿蒙他们一起玩，他们的英语都很好，交流不会太困难。我这就打电话告诉他们，他们一定很愿意跟你认识。”

## 假汤莉在电梯内和邻居搭讪

去火车站送走汤莉，汤妮一转身就下了地铁站。尽管汤莉一再跟她说，天黑了，让她一定打的回去。她根本不把汤莉的话听进耳朵里。

出了地铁，汤妮在二十四小时超市买了一串豆腐干，用竹子串起来的，还冒着热气。她一路走一路吃着。

菜场外面有很多人在买西瓜。汤妮也挤过去。人家把西瓜拿在手里敲敲拍拍，汤妮也学着敲敲拍拍，可一点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她把自己挑出来的西瓜给人家称，人家却自作主张地给她换了一个，说她那个根本不熟。

汤妮抱着刚买来的西瓜走进小区。汤妮进楼等电梯。过道上空空荡荡的。跟她一起等电梯的还有一个小女孩。汤莉没注意那女孩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她大概十一二岁，穿着绣满花边的白裙子，白雪公主似的。

汤妮对她笑了笑，她装作没看见，很专心地盯着显示屏。

电梯在她们面前打开了，她们一前一后走进去。那女孩自己按了个十六层，就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子想心事。

小姑娘没学会礼貌，汤妮心

平气和地想。抱着西瓜还真有点不方便，汤妮有点吃力地用一只手抱住西瓜，一只手伸过去按了自己家的楼层。

汤妮不喜欢两个人闷闷地站在一起，她还想再试一试。她在礼仪课上专门学过怎么在电梯里跟不认识的人说话，她现在准备实习一下。

“你家住十六楼啊！”汤妮说。女孩子轻轻点了点头，还是看着自己的鞋子。“你的裙子好漂亮噢。”汤妮又说。女孩子抬起头来，对汤妮笑了一下说：“你的红衬衣也很漂亮。”

“你的声音真好听，你唱歌也一定好听的。”汤妮真心诚意地夸她。“谢谢你。”女孩子这次把目光迎上来，和汤妮对视了一下，“我不唱歌，我弹钢琴。”

转眼就到了十六层，电梯停住了，门打开了。“再见！”汤妮跟她笑眯眯地说。她走出去以后又回过头，在电梯门即将合起来的一瞬间说：“我叫张萌，住1608，你有空来玩啊。”汤妮使劲用手挡住合拢起来的门说：“我住2233，叫汤妮！”张萌对她挥了挥手。电梯刚关上，汤妮就笑了起来。她突然明白自己犯了个低级错误。现在她不是汤妮，是汤莉啊。笨死了，以后不能忘记。

## 汤妮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爸爸

这天夜里，不知是什么时候，汤妮听到一个轻微的响动。她一个激灵，立刻清醒过来。她没有动弹，只是小心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。房门无声地打开了。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。

汤建国刚刚到家，放下行李，他就赶紧到这边来看一看。汤莉的房间没有开空调，夜晚的空气

带着城市一天积存下来的湿热的暑气从大开着的窗子里吹进来，充满了整个房间。刚从凉爽的青岛回来的他，一时还很不习惯。汤莉平时是很怕热的，他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把空调关了。这么热的天气，没有空调睡不好，即使睡好了，也会长出一身痱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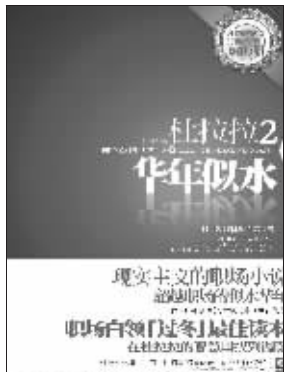
汤建国本来没准备进房间，他怕吵醒了汤莉。犹豫了一下，他还是轻轻地走进来，他小心地在地上摸索了一会儿，终于摸到了遥控器。他把空调重新打开。空调微微地振动起来，一阵轻风像一条清凉的小河迅速注入湿闷的空气里。他没有马上离开，他举起手，从各个方向测试着微微吹来的冷风。他一双心地图着温度和风向，直到他认为合适为止。然后，他轻手轻脚地走到窗口，把窗子小心地关上。他在汤妮床头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弯下腰，把薄薄的毛巾被小心地盖到汤妮的身上。

汤妮从半眯的眼缝里看着汤建国的一举一动。就在汤建国快走的时候，汤妮忍不住轻轻喊了声：“爸爸！”汤建国犹豫了一下，转身走回来。他有点惊奇，“莉莉，你还没睡？”他在汤莉的床头站着。月光看下去不太清楚他的脸。这是个高个子的中年男人，他的头发已经开始星星点点地发白。

汤妮沉默着，慢慢地摇摇头。她的眼睛熟悉了黑暗，爸爸的脸也看得清清楚楚起来。这是汤建国，她的爸爸。他有一双很亲切很善良的目光。汤妮突然觉得自己心里涌出来很多话想对他说。因为不能说，她很难过，汤建国皱紧了眉头，只好闭上嘴，明天中午我们在家吃海鲜。司马阿姨专门用水箱带来的海鲜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很晚了，你快睡吧！”汤建国拍拍汤莉的头，笑了笑，转身走了。

# 考虑到升级无门,杜拉拉决定跳槽换工作

职场小说



李可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拉拉决定跳槽

至于薪酬经理王宏，他倒没有看不起拉拉，但是在微观上顺便给杜拉拉添点儿堵，对他而言，还是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何况这事儿又不是他的主意，他只不过按照朱启东的提议准备功课罢了，并没有主动落井下石的行为。

现任HR总监曲络绎是个心中装满宏图大略的主，他没有心思来纠正这样的小偏差，假如这称得上是个偏差的话。以他的强硬风格而言，如果有人来争论说自己的级别定低了，HR就给他升级别，那项目不就乱套了吗？你也别想着给他列工作清单来说明自己的重要性，那七直接向他提要求还糟，没准他直接让你走人。行政经理的人选有什么难搞的，实在没好的，就找个凑合的，行政做得差点，对核心业务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影响！至于区域HR这一部分工作内容，都是HR中非常简单的内容，任职者的可替代性很强，周意意、周亮都不是不能考虑升起来。

拉拉无计可出，心里像填满了枯草一样，又慌又涩，连着两天，她下班回到家就在沙发上干坐着发愣，做什么都无精打采。

等到薪单工资单出来，拉拉一看，哟！原来的头衔“人事行政经理”，人家干脆简化成了“行政经理”。拉拉心说：我还跟这混什么大劲呀！跳槽吧！

## 合适工作很难找

怀着恶劣的心情，在2006年的盛夏，杜拉拉冒着酷暑踏上了漫漫求职之路。

痛定思痛，拉拉决定，非得做HR中的C&B(薪酬福利)经理不可，做了C&B经理就能搞清楚，干什么的值多少钱，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。

完成简历的文字部分后，拉拉想到每次自己看简历的时候，总是更容易记住那些附有照片的简历，她带着带照片的简历显然要更合算的道理，便决定慷慨地附上一张一寸正面免冠无码免墨镜的大头照，照片上的杜拉拉显得职业而阳光，用聪明坦荡的眼神朝气蓬勃地望着每一个看简历的人。这并非她眼下的状态，是她装出来的，没办法，谁会喜欢一个带着怨妇情绪的应聘者呢！

简历投出去后，面试通知很快就开始了。拉拉本来就有总结情节，她的身上总是潜伏着强烈的总结愿望和冲动，于是，见来见去，每次面试问到的问题，十道里她倒能猜到九道。照这点来看，按说她该很快找到合适的工作才对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

拉拉有一个硬伤，做HR的时间太短。通常，大公司要求一个HR经理要有五年以上的HR从业经验，然而拉拉是半路出家，仗着行政这一块的优势，扯上了HR的边，含糊地叫个HR&ADMIN MANAGER(人事行政经理)，说穿了，她也就做了三年多的HR，而且，干的主要是招聘。她想做C&B经理，但她几乎可以说没有沾过C&B的边，全靠当年李文华建议她去考人力资源师时，学了一点薪酬福利模块的理论知识。而C&B这个模块，是HR的几项职能中技术性最强的一块，充满了数字和符号，属于技术工种，会就是会，不会就是不会，不好捣捣糊糊的。

既是这么着，按说拉拉本该第一轮面试中就给人家刷下来，但她老是走完全程，人家才怀着矛盾的心情决定不要她。想要她的，通常都是中区的GM(总经理)，不想要她的，通常是亚太的HRD(HR总监)。拉拉自己觉得这也合理。

因为她曾受过总裁问好德德的栽培，深受总裁式的思维模式影响，一个GM或者一个总裁，会比较容易接受她。

至于中华区的HRD看得上她也不难理解，杜拉拉的能干和聪明，是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比较容易认识到的。

于是她过了中国这边的关口，给流到下一个关口——亚太区的HRD那里去了。

而亚太区的HRD不要她，是最正常的。因为亚太区的HRD，通常都不太了解中国，而从HR的专业角度讲，杜拉拉根本没接触过C&B，怎么做C&B经理呀？

搞来搞去，猎头都不耐烦了，对杜拉拉不如考虑做一个HR的招聘经理，难度就会小很多。

但是拉拉很坚持，她就要做C&B经理，猎头觉得八成是DB的薪酬宽带制给杜拉拉留下了比较重的心理阴影。

杜拉拉有杜拉拉的道理，她做了三年的招聘，深谙各大公司用人之难，中国的经济正处在黄金十年，到处都需要人才，有些时候，大公司们招了半天招不到合乎岗位要求的人，最后只好退而求其次，录用经验不够、但是有一定潜力的应聘者。

当年李文华离开后，李斯特就是找了六个月才招来童家明的。其实猎头第一次把童家明推荐给李斯特的时候，李斯特并不完全满意，把人家童家明给淘汰了，后来挑来挑去实在找不到更合意的，才又回头招了童家明。这个过程，拉拉是非常了解的。

拉拉想，自己在DB的这个职位，怎么说也是个美资500强的经理，市场上多的是人眼红这个职位呢，如果不能达到有一定的提升，何必舍了这么个有一定吸引力的职位去跳呢？因此，她咬死了非C&B经理不跳，就等着哪

家大公司熬不住了，放宽要求。

策略虽说很明确，但执行起来还是很艰难。面试是个体力活儿，很累人的。而拉拉几乎每个月都有两场面试。到后来，拉拉简直不想去面试了。但是她知道有人会坚持下去的，一直坚持到有人愿意招她做C&B经理为止。

不断出去面试的副作用是杜拉拉反复向周亮和周意意强调，要善待来面试的应聘者不管人家合用还是不合用。“想想吧，就凭人家专门请了假出来面试，就不容易。”拉拉说。

## 拉拉博得DB中国总裁齐浩天的好感

这年的11月底，很少外出的齐浩天忽然到南区来看市场，这是他任DB中国总裁以来第三次到广州，至于进广州办，则是第一次。

曲络绎觉得齐浩天南巡完全是为了看市场，与HR无关，因此事先并没有通知拉拉。结果齐浩天只由一个翻译陪着，早上九点进了广州办，拉拉才知道总裁来了。几个大区经理都不在办公室里，拉拉连忙接驾，领着齐浩天在广州办走了一圈。

齐浩天是个话很少的人，既然做了总裁，管你爱不爱讲话，对员工们挥手微笑说哈罗是应尽的职责，他全做到了。

但是广州办的员工表现得没有上海办的员工大方，大部分人没有对总裁表现出应有的热情，由于语言上的困难，有的人面对总裁的微笑甚至僵硬地退后了，因而显得有点没礼貌，而且南区的三个大区经理不知道是真忙还是假忙，只剩拉拉和齐浩天的翻译陪着。

齐浩天倒是表现得很有风度。他告诉拉拉，他的助理事先已经通知三位大区经理了，上午十

点和广州办全体员工开一个见面会。

见面会上，员工们大都没有主动参加的热情，连坐在最前面的三位大区经理，也只笑不提问。他们很为难，说中文吧，作为大区经理好像不合适，说英文吧，结婚巴巴也不光采。

会上尴尬地沉默了几分钟，难为齐浩天一直很有风度地微笑着，独自站在会场前面。

拉拉觉得这么下去不合适，她站起来向大家建议道，要不这样，由我们南区的各位经理每人三句话，向总裁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和团队吧。

这个主意马上得到员工们的响应，其实大家也对贵族出身、一直微笑的总裁有点过意不去，会场上的气氛活跃起来，见面会也在皆大欢喜中结束。

大区经理们见拉拉的英语陪齐浩天聊天没问题，就灵机一动，晚宴非拉上拉拉一起，并把她的位置安排在齐浩天边上。

拉拉在生了二胎的人，已经没什么是总裁面前出位了，人一放松，反而自然而然地帮着把满桌子气氛调节得很好，结果这一顿饭吃得齐浩天和大区经理们都比较自在。

杜拉拉的得体和聪明博得了齐浩天的好感。齐浩天回上海见到曲络绎，对他说起杜拉拉的表现，表扬了几句，大意是难得外圈有这么个人。

曲络绎这时候才忽然想起，杜拉拉好像是四级，感到似乎定得低了一点，但是现在这么单独她调级显然不合适，况且杜拉拉本人并没有提过异议，也看不出有什么不满情绪。

曲络绎想，春节前年度加薪的时候先给她加工资加好一点，等来年五月参加欧美企业年度薪酬调查的时候，再看看是否给拉拉调高一等级吧。

